

攀懸崖滑落 抓楊樹逃生

從在密雲境內遭遇打劫，機智地周旋才保住自己不受傷害，到從司馬台懸崖上滑落，被一棵小楊樹掛住倖存逃生，再到被困寧夏固原地區脫水三天三夜，最終被當地民眾搶救過來，雖三次遇險，但唐小明從未言棄。

「長城永遠都留存着誘惑，你無法將其囊括。如果時光倒流十年、二十年，我也許會有更多的設想。」唐小明認為，自己還算幸運，十五年來，生理和心理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傷，但那次從司馬台懸崖滑落令他心有餘悸。

2002年3月份，北方剛剛下過一場大雪。唐小明在司馬台攀爬時一路都很小心，但在臨近頂峰的時候，一腳踩空，整個人順着北坡就往下摔，幸好坡上有幾棵碗口大的楊樹，他連續抓了幾次都抓空了，還好最後總算抓住了一棵。回到房東家時，講起遇險的經過，房東也感歎他的命大，如果在南坡，肯定沒有生還的可能。

唐小明認為自己遇到的意外較少，得益於事前準備充分。作為一個南方人，去到一個數千里外、完全不熟悉的地域，必須做足功課，包括地理、歷史、人文、氣候等，將可能遇到的困難盡量放大去思考，這樣可以抵消獨行的恐懼與困境。

路遇公德牌 倡發力文保



讓唐小明肅然起敬的公德牌。

唐小明曾在懷柔從西柵子村前往前扣長城的途中，遇到了一塊牌子，上面用中英文寫着「除了照片什麼都不要帶走，除了腳印什麼都不要留下，保持長城古樸的魅力」。儘管當時他已氣喘如牛，但仍然不由自主地在牌子面前停住了腳步，肅然起敬。

「豎這塊牌子的人叫威廉·林德塞，一個曾經從嘉峪關步行2,400公里到了山海關，並把長城視作比自己的生命還要珍貴的英國人。」唐小明認為，任何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，任何一個來到此地的登山者，面對這樣一塊公德牌、良心牌，都沒有理由無動於衷，因為它本該由國人來豎立！

然而，所謂的萬里長城，真正保存完好的幾乎已經沒有了。唐小明在山西的長城沿線見到，城牆外牆的磚塊已經基本被扒光，只剩下光禿禿的土坯墩子，都被當地鄉民搬回去建房子了。

唐小明說，長城學會曾為此哀嘆：長城的保護和修復，還不如一個小廟，這真的很荒唐，也很可悲。由於長城是世界上體量最大的文物，它的保護工作如果離開國家有組織的、沿線各地積極配合的全面系統考察，僅憑幾名學者微弱的呼聲和地方文物保護部門虛弱的能力難以勝任。

浪跡長城十五載

無懼獨行艱苦 只因愛和執着

20周年 回歸之：愛中國的100個理由

唐小明在金山嶺長城上留影。

一次偶然的邂逅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，為了自己的一個信念，為了讓世人更好地領悟長城的魅力和內涵，他行走長城十五年，出書五本，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；登臨絕壁時的孤獨與恐懼，促使他不斷思考，讓他深刻認識到了長城所承載的意義。他就是唐小明，一個決志將後半生託付給長城的人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 / 圖：受訪者供圖



唐小明在金山嶺長城上留影。

唐小明出生在廣東韶關，1984年來到深圳，先後從事保險、證券和投資行業；2001年開始走長城；2003年他更是辭去了工作，開始了執着的「專職」走長城的生活。

兩赴司馬台 終登望京樓

為何會與長城結下如此情緣？事情還要追溯到1999年10月，唐小明出差來到了山西的壺口，當所有遊客都沉醉在壺口瀑布的雄壯景色中時，他發現一位攝影師卻一次也沒舉起相機。唐小明上前追問才得知，這位攝影師對長城情有獨鍾，只拍長城。

和攝影師的偶遇激起了唐小明的好奇，於是他迫不及待地去了攝影師常去的司馬台長城。初次登上長城，他被古長城的險峻深深打動。不過古長城不是那麼容易走的，由於種種原因，當時唐小明並沒有「登頂」，直到兩年後，唐小明再次來到這裡，才登上了這座長城上最高、最危險的敵樓——海拔986米的「望京樓」。

唐小明的人生軌跡從此被改變，每年他都會安排幾個月在走長城中度過。直到2003年他辭去工作，開

始了「專職」爬長城的生涯。「古長城有着獨特的魅力，當我第一次見到它時，我就想把自己的後半生交給長城。」

臨長城腳下 感民風淳樸

2009年之前，唐小明是帶着文化、建築、藝術的問題到古長城尋找答案；2009年之後，他更多的是帶着一顆關愛的心，去了解長城留給城牆兩邊民眾的生活。

長城是國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域。熟悉的是那如雷貫耳的八達嶺，而陌生是因為沒有多少人知道真實的長城歷史和沿線的社會狀況。唐小明告訴記者，如果沒有十五年的行走經歷，他也許與大多數人一樣，對長城的歷史與現狀不會產生現在的認知和理解。修築長城並不是漢民族的專利，歷史上參與修築長城的還有北方少數民族，因此留存了魏長城、金長城、遼長城等。「所以說，長城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智慧與財富。」

「這些年來，我默默地行走在長城路上。從祖國東北的山海關到西北的嘉峪關，再到玉門關、陽關，在這萬里旅途之中，我曾路過各式各樣的村莊，受過許多鄉民無私的

接濟。生活在長城兩邊勤勞簡樸的農民給予我的幫助和關愛，如同我的兄弟姐妹，如同我的爹娘。」這是唐小明最想對長城邊民說的。

雖年逾花甲 腳步未停歇

唐小明說，獨自走長城其實是個「苦差」，「談起走長城，很多人會問我是跟團還是自駕？其實這都是一種典型的旅遊心態。行走長城的條件很艱苦，一開始靠着睡袋在長城腳下，後來大多數是住在鄉民的家中，經常連續十幾天無法洗澡，實在不舒服了才跑到縣城的小旅館洗一下，對於天天沖涼的南方人來說是一個考驗。」

還有人問唐小明：「專職走長城，需要多少錢？」對此，唐小明每次都坦然一笑：「走長城不需要很多錢，需要的是愛和執着。除了深圳到長城一線往返的交通費用，其餘花費少得可憐，吃住都在農家，兩三千元就能挺好幾個月。」

如今，唐小明已經63歲了，但是丈量長城的腳步依舊沒有停歇。至2015年，他已行走和攀爬了河北、山西和內蒙古一帶的古長城，「只要身體條件允許，我會堅持走下去。」

著作展蛻變 思考漸深入

從最初手捧相機在長城沿線東遊西逛，在城牆內外上躡下跳，到沉靜下來探討長城的建築藝術、美學內涵，思考長城的地理歷史以及它所蘊含的民族演繹問題，再到深入長城沿線各民族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當中，多年的時間裡，唐小明對長城的認

知，經歷了一個由感性到理性的蛻變。十五年來，他先後出版了《曾經滄海》、《長城古韻》、《古牆——中國長城與民族融合》、《帝國長城尋蹤》以及《長城邊的中國》五部書籍。

時至今日，長城在唐小明的心目中儼然是一座民族歷史和文化發展的不朽豐碑。

唐小明認為，一

個真正的長城愛好者，應該關心與熱愛長城的全部，包括它的內涵與外延。除了它的建築美學、歷史文化、民族矛盾、文物保護等大眾話題外，長城邊社會的生存與發展同樣是不能忽略的重要話題。因為，這是長城歷史和社會的延續，是一個在追求共同富裕的時代進程中不可遺忘的社會群體與地域，理應屬於長城研究的範疇。



司馬台望京樓



被偷盜的長城磚。



唐小明先後出版了五部書籍。

浙江濮院：小「毛衫鎮」到大「國際範」

神州行走

世界互聯網大會舉辦地浙江桐鄉烏鎮往東南12.5公里，有一個因羊毛衫而聞名的小鎮——濮院，它被稱

為「中國毛衫第一鎮」。

「一條國道橫穿這裡，帶來了北方的水果商人。一車車水果運到這裡，再把這裡的毛衫拉回去。」濮院羊毛衫市場管委會主任姚

偉平回憶說。

上世紀90年代，市場火熱到一個款式就能「吃」一年。但這種「躺」着也能掙錢的年代一去不返。市場的寒冬讓小鎮開始思考轉型。如今，一批批來自全球的設計師代替了過去的水果商。在熙熙攘攘的毛衫採購市場裡，一張張挑選採購各種款式毛衣的外國面孔成為新的風景。

開放多元 設施完善

「國外缺少代工資源，製造工藝也遠不如這裡。」首爾韓飾商貿株式會社董事長李震一說，這裡擁有中國產業鏈最為完備的毛針織產業集群、羊毛衫市場和針織產業園。「全中國60%的毛衫都是濮院工廠生產。」越來越多的外國設計師直接把生產環節搬

到了這裡。學IT技術出身的李震一感慨，這裡的工廠智能化普及度很高，而在韓國，同樣的技術只有像三星、LG這樣的大公司才有。「我現在一個月有三周時間在這裡，剩下一周我會回到韓國考察設計師。」李震一說，因為在韓國有很多優秀的設計師想進入中國市場，但苦於沒有門路，自己便會選擇合適的人才帶到這裡。

在外商眼中，濮院是開放的小鎮，也是多元素共存的小鎮，這和全球化大融合的趨勢很切合。「小鎮的基礎設施和其他大城市沒有很大區別，有購物中心，可以吃到地道的西餐，交通也很便利。」李震一說。

生產力強 前景廣闊

70歲意大利設計師莫拉羅被親切地稱為

「老莫」，以前是國際著名品牌范思哲的設計師，三年前來到濮院。「2014年8月，我第一次來濮院，看到這裡專業做針織女裝，有很多歐洲的款式。最讓我吃驚的是，這裡的產業基礎和配套能力很強，設計的款式很快能做出來。」這位國際大牌設計師被小鎮的強大生產能力震驚。

如今，他在濮院開辦高級設計師培訓班，希望把自己畢生的技藝傳授給中國設計師。「這個地方有廣闊的發展前景，這裡的原創設計師有很大提升空間。」

「小鎮人很熱情，我每次回歐洲都會想念這裡。」老莫說，自己還申請了微信，在小鎮設計師的微信群裡，每天都有很多人用翻譯軟件和他交流，希望他早點回到中國。 ■新華社記者 魏董華 杭州報道



濮院羊毛衫市場。網上圖片